

鍾理和客家謠語的運用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碩士 鍾怡彥

一、前言

鍾理和一九一五年生於屏東新大路關，一九三二年遷居美濃，協助父親處理笠山農場的事務，後結識女工鍾台妹，繼而相戀，不過，因為兩人同姓，使他們的愛情遭到阻難。鍾理和與鍾台妹的戀愛在當時干犯禮俗大忌，遭到父母強力的反對，一九三八年，隻身前往瀋陽，一九四〇年取得汽車駕照後，回台領走台妹，兩人遠走大陸東北。一九四一年，遷居北平，旅居大陸的時間長達八年之久。

一九四六年，全家搭上難民船，自天津、上海回到基隆。回台後，任職於內埔中學，當國文教師。一九四七年元月底鍾理和吐血，二月北上進台大醫院，三月辭職，全家遷回美濃，十月住進台北松山肺結核療養院接受長期治療。然而，長年的疾病破壞了鍾理和的健康，也蕩盡了繼承自父親的財產。一九五〇年五月起鍾理和接受了兩次胸廓整型手術，切掉六根肋骨，撿回半條生命。但厄運從此開始，人生整個改變。一九五四年正月，次子立民因病去世。

一九五六年《笠山農場》參加徵文比賽，獲得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長篇小說第二名。獲獎是他文學生涯的突破，更因此使他得以聯絡上廖清秀、鍾肇政、陳火泉等散處各地的台灣作家，在困窘的寫作環境下，彼此相濡以沫，還發行《文友通訊》，閱讀探討彼此作品。又有林海音編輯聯合報副刊，啓用本土作家作品，鍾理和的小說散文次第有發表的機會。以後幾年生活雖然困頓，又病又窮，但卻是鍾理和在文學創作生涯中精神最感到快慰的時光。

一九六〇年八月四日，正在重修剛完稿的中篇〈雨〉，突然病發，吐血而死，得年四十六歲。

據鍾鐵民先生的回憶，鍾理和「常約鄉下農夫或鄰居，喝茶聊天，一邊拉琴一邊歌唱，許多山歌、農謠、童謡就是在這種場合被捕捉、被記錄下來的」，這些留下的珍貴資料，隨著《鍾理和全集》¹的出版，公開於世人眼前，他所收集的謠語與歌謠，共有山歌二百二十首，謠語四百一十一則，童謠十八首，此外在日記中亦有謠語的收錄，這是他平日的家庭作業，除了保存珍貴的人文資料外，也運用在他的作品上，在小說創作中，注入了濃厚的鄉土特質。本文將以謠語、歌謠、童謠三部分來討論，探討這些謠語在作品中是如何被運用，以及產生的情韻的效果，其中有部分的山歌、童謠將配合原稿一起分析。

二、客家謠語的使用

首先是謠語的使用，謠語是語言的精華，更是經驗的累積，流行最廣，時間

¹ 鍾鐵民編：《鍾理和全集》，共六冊，財團法人鍾理和文教基金會，1997年10月。以下簡稱《全集》。

亦最長，因此，其內含極為豐富有活力，歷久而彌新²，且諺語亦為一個文化具體而為的展現，無論是生活形態、思考方式、年節禮俗、語言精髓等，構成整個文化的各層面，無不鮮活地融入諺語中³。鍾理和顯然對於諺語是很瞭解的，他除了將諺語寫入作品外，也在文辭上稍做修改，以求文辭的優美。

(一) 男人戒賭不戒嫖〔nān ngin gie du m gie peu⁴〕

此為一種生活的經驗，一個人若有多種不良嗜好，做長輩的常以此句來告誡晚輩，因為賭會使人傾家蕩產，身敗名裂，但嫖不會，而且古時的人認為男人嫖是正常的，這對於現代的觀念是不合的。

在嗜好方面，「嫖」之一到，雖然祖上傳下有「**男人戒賭不戒嫖**」的家規，…
(《全集3·大武山之歌》，頁320)

此諺語出現於〈大武山之歌〉，故事背景為光緒二十一年，且被當成家規留傳下來，當時社會對「賭」比對「嫖」還恐懼，「賭」是惡習，而「嫖」則是很自然的。

(二) 雞公啼本分，雞母啼斬頭〔gái gúng tai bùn fun，gá ma tai zàm teu〕

原諺語為「雞公啼係本分，雞嬤啼愛弑頭」，作者加以改變為五字句，並且修飾其中的用字，如「雞嬤」改為「雞母」，讓文辭較美觀。此句意指各人有各人的職位工作，必須謹守本分，勿逾越職權，逾越職權是不合理的表現。

又說「**雞公啼本分，雞母啼斬頭**」，……。(《全集3·大武山之歌》，頁320)

此句亦被當作家規傳給後代，當時的觀念是「男主外，女主內」，女人只能在家料理家務，若想強出頭，是不允許的，而男人則是盡力去外面工作，期能得到榮耀。

(三) 打灶頭養大豬〔dà zo teu ióng tai zú〕

這是一句農諺，亦是吉祥話，是恭賀人新作灶頭的用語。

「阿振嫂，打灶頭養大豬哪！」(《全集3·安灶》，頁114)

從前的人家，對於建灶是很重視的，因此若新建灶頭可以養大豬，那是很好的兆頭，所以恭賀人新建灶頭時，就常以此句為賀詞。

(四) 日大千斤，夜大八百〔ngid tai qién gín，ia tai bād bag〕

此與上同，為農諺的吉祥話。

「你說得對，阿祥哥，」阿振嫂十分高興，接口應道：「**日大千斤，夜大八百！**」(《全集3·安灶》，頁114)

豬是農村的重要經濟來源之一，因此能「日大千斤，夜大八百」，對養豬人來說是最大的希望。

(五) 月頭看初三，月尾看十八〔ngied teu kon cù sam，ngied mí kan siib bād〕

這是屬於氣象諺語，為客家先民經驗的累積，認為月初到初三若有雨，則之後就會有雨降下，而月底則是要看十八這一天。

² 見何石松：〈客家諺語的淵源與分類〉，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學報，第八期，89年7月，頁181。

³ 見鍾榮富，〈談客家諺語的語言〉，客家文化研究通訊，第二期，1999年6月，頁28。

⁴ 記音符號請參考附錄。

正月一過，平妹又重新生出希望，「月頭看初三，月尾看十八。」她說。(《全集3·旱》，頁104)

當人民無法得知天象時，只能從老祖宗傳下來的經驗中，去取得可靠的依據，既然有傳下這句諺語，那麼代表這是可以期待的。

(六) 上午批來下午賣〔son zu pí loi há zu mai〕

此句諺語是刻薄諺語。

一時流行於民間的「上午批來下午賣」，這句挖苦的刻薄諺語，十足的道出當時的真象。(《全集3·校長》，頁88)

諷刺人現買現賣，沒有經過仔細考量或周詳計畫，說明當時教師學國語的情形，由日文轉為國語，這些老師吃盡苦頭，且必須馬上教導學生學國語，因此才有此句諺語的流行。。

(七) 頭風水，二屋場〔tēu fúng suì，ngi vug còng〕

這是有關風水的諺語，傳統觀念裡，對於新居的風水位置非常重視，所以蓋房子，最重要的就是風水，第二重要的是房子的位置，而這兩者皆為地理師要負責的部分。

馮國幹盯住主人的面孔：「『頭風水，二屋場』，這是馬虎不得的，屋場和家道一氣相通，怎麼可以馬虎行事？……。」(《全集4·笠山農場》，頁64)

馮國幹是《笠山農場》中的風水師，他對於劉少興不重視風水感到不滿，他對劉少興提出建議，不過主人沒有接受，到最後，笠山農場垮掉後，他又再次發出感慨，認為當初若劉少興聽他的話，就不會有如此下場。

(八) 老了才學唱戲〔lo vè nang hod cong hi〕

客家諺語另有一句「老了才來學吹笛（噴呐）」，皆比喻為時已晚。

「老了才學唱戲；算了！我還是出去走走好！」(《全集4·笠山農場》，頁275)

笠山農場即將衰微時，承租人張永祥準備要離開，他在笠山農場待了五年，要轉業已經太遲了，這裡以「老了才學唱戲」說明了這情形，是有些悲涼的。

(九) 肚飢裝出飽相人〔dù gí zóng cug bàu xiong ngin〕

意指打腫臉充胖子。原來的諺語為「肚飢做出飽相人」，而本句用「裝」來代替「做」，讓語句讀起來較為順口，若不留意，很難發現這裡用了客家諺語，這可看出作者用詞的精鍊。

喚，同年嫂，我們是**肚飢裝出飽相人**，也難著呢。(《全集1·雨》，頁253)

此句是〈雨〉中，黃進德之妻回拒龍祥的女人的用詞，以諺語融合在詞句中，可達到既可巧妙婉拒，又不至傷人的目的。

(十) 翻石打腦〔fán sag dà nò〕

此句屬於歇後語，意指熱心幫忙，卻被反咬一口。

這才叫做**翻石打腦**呢。你要管人家的事，人家倒問你要起錢來了。(《全集1·雨》，頁254)

這句同爲〈雨〉中所用之諺語，是黃進德之妻罵黃進德的用詞，要他別多管他人的閒事，用得很巧妙。

此外，在《笠山農場》刪除的第九章中，尚有「深深耕，淺淺種」的農諺，與作者自創的「你爸饒新華」兩句諺語。

三、山歌的情韻

歌謠是表達情意最佳的方式，對愛人表達情意，或抒發內心的愁苦，唱歌是最好的表達管道，鍾理和在作品運用了不少客家山歌，探討這些歌謠在作品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增添的情韻。

除了客語詞彙顯露了作者的方言痕跡之外，將山歌融入作品中，更可使作品產生濃濃的客家韻味，在〈親家與山歌〉、《笠山農場》、〈初戀〉三篇作品中，作者大膽的將山歌寫入，除可增加韻味外，亦可使作品更為活潑生動。除《全集》所載的山歌外，本文亦將以作者原稿來比較分析，以下將分別說明之。

(一) 〈親家與山歌〉

在鍾理和紀念館所收藏的原稿中，「故鄉四部」皆有兩份原稿，而目前《全集》所採用的全屬較早期的手稿，比較前後稿發現，兩份原稿的文字有些更改，在〈親家與山歌〉中，對前稿的山歌有所更動，以下將詳細說明。

「故鄉四部」的第四部〈親家與山歌〉開始出現了傳統客家山歌的運用，甚至以山歌爲篇名。作者在第四篇用了山歌，其實是有他的用意的：

我以為〈故鄉〉四篇都是悲慘的故事，難免使讀者沮喪，而我的本意，卻又不願如此，因此，在最後給予一線光明的希望。我已把這意思，隱隱約約的寄託在前段（又是第四篇）的文字中，讀之可知。⁵

在這篇作品中，作者對山歌寄予了希望，這可從他對山歌的體會得知：

這是很奇怪的：山歌的平靜、熱情、憧憬，和周圍的徬徨、不安而冷涼的現實，是極端地不調和。在那裡，通過愛情的眷戀，表現著對生的熱愛和執著。你可以想像在陽光下面，一些年輕幼小的生命正在化育、成長。在一切已經變換的東西裡面，也許它是我所能找到的唯一不變的東西。⁶

在文中，山歌是由一位女子所唱出的，她正是充滿了活力，而玉祥也是充滿活力的，他們和其他勤奮、刻苦耐勞的農民一樣，他們的生命是與大地相結合的。土地因旱災而乾裂，田園爲之荒蕪，農作物枯死，一切地面上有形的生物都滅跡了，然而，埋藏在土地下的生機卻是永不斷絕的。基於這種體認，大地的兒女，乃源生出汨汨不止的生命信心，他們更以一種接近原始藝術的形式——山歌，表達了他們對於生命的謳歌。在那種以男女情愛爲主、純樸而真摯，以鄉音唱出的單純曲調裡，顯現了他們對於生命的熱情。山歌對唱，正是彼此傳遞著綿延不絕

⁵ 見《全集 6 ·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六日致鍾肇政函》，頁 30。

⁶ 見《全集 3 · 親家與山歌》，頁 73。

的生命信息⁷。

在這篇作品中，山歌出場帶動了整篇的氣氛，從死氣沈沈的悲慘困境中，感覺到一絲的希望：

山歌又送來了——

一想情郎就起身，路遠山高水又深，
來到山頭鳥雀叫，樹影茫茫不見人。⁸

鍾理和在改稿上，對於山歌加以調整，首先是將上述山歌改為「一想情郎甲河灘，甲河灘水彎復彎，」這首山歌改自前稿的「三想情郎甲河灘」，歌詞略作變化，將「三想」改為「一想」。這首山歌的韻腳用了「in」韻，一、二、四句押韻。

二想情郎伯公埤，伯公神前說囑詞；
有靈郎前傳一句，小妹何時不想伊！⁹

韻腳為「i」，且四句都押韻。此首的位置改成前述「一想情郎甲河灘」的後二句，歌詞為「郎心輕薄灘頭水，流出灘頭即不還。」與前稿的詞句相同。作者以兩句兩句出現的方式，帶出山歌的情韻。

其次，為涂玉祥所唱的歌，改稿亦有所不同，前稿為：

下面的，也是他常愛唱的好歌之一。
柑子掉落在井中心，一半浮起一半沈；
你若要沈沈到底，莫來浮起動郎心！¹⁰

此首韻腳為「im」，押韻句子為一、二、四句。改稿為求文意通順，將文句稍做修改，刪除了「下面的，也是他常愛唱的好歌之一」文句和這首山歌，同時加強了他唱山歌時的情景：

他抱著木棉數，以猴子的輕捷，攀援而上，爬上最高處（加：便立在那裡）
俯瞰群山，然後徐靜地引吭高歌，（加：歌聲在群山之間引起沈宏的回音。）

¹¹

改稿中加入了形容涂玉祥歌聲的詞句，使得原本沈靜的文句，頓時有了聲音，較前稿來得生動。

再來，是「三想情郎」¹²這首也有所更動：

「聽聽，山歌！」

前稿為：三想情郎甲河灘，甲河灘水彎復彎，
(改為：二想情郎伯公埤，伯公埤前說囑詞。)

我們都傾耳靜聽，相視而笑——

前稿為：郎心輕薄灘頭水，流出灘頭即不還。

⁷ 見許素蘭：〈毀滅與新生〉，《台灣文藝》五十四期，民六六・三月，頁54～62。

⁸ 見《全集3・親家與山歌》，頁72。

⁹ 見《全集3・親家與山歌》，頁73。

¹⁰ 見《全集3・親家與山歌》，頁74。

¹¹ 見《全集3・親家與山歌》，頁74。

¹² 見《全集3・親家與山歌》，頁79。

(改爲：有靈郎前傳一句：小妹何時不想伊！)

此首韻腳前稿爲「an」，改稿爲「i」，前稿一、二、四句押韻，改稿則四句都押韻。

最後，「四想情郎」的部分也加以刪改，前稿爲：

四想情郎上高崗，山路斜斜水樣長，
路上逢人權借問：哪條山去即逢郎？¹³

(改爲：三想情郎就上崗，———)

原稿韻腳爲「ong」，一、二、四句押韻，改稿只剩一句，看不出韻腳。將「四想」改爲「三想」，並且只寫出第一句的歌詞，其餘的以「——」來表示，前稿將整首歌詞寫出，給人一種就此停住的感覺，但改稿的修改，卻傳達出餘韻無窮的情境，如同電影將鏡頭逐漸拉遠，留給觀眾更多的想像一樣。

至於山歌傳達出怎樣的情韻效果，可以從作者的敘述中看出。當作者聽到第一首山歌時，心情就不知不覺的愉快起來：

歌聲圓韻婉轉，調子纏綿悱惻；卻也不離牧歌的樸素真摯。這是一種很動人的山歌。我靜靜地聽著，讓它在我心裡重新喚起從前聽到它時相同的優美的感覺。(《全集3·親家與山歌》，頁72)

歌聲喚起了作者對山歌的回憶，使他下文的描述詞語也就不再沈重而顯得活潑了。從山歌的出現開始，作者文筆從原本的黑暗、絕望面轉而變爲光明面，這是山歌所帶來的轉折，這時就該親家涂玉祥出場了。

涂玉祥是這篇主要敘述的人物，他不像前三篇的人物沒有希望，而是充滿了活力，這可由作者特意安排了他喜歡唱山歌的情節來說明。作者也藉玉祥對山歌的喜好來爲這篇作品帶來希望，他說：

…少時，不知道什麼，唱起來，倒也頂開心；知道了，就不好唱了。只有年輕人，特別是女人，還有山歌，是永遠不變的，永遠唱下去，不管日子好過、難過！¹⁴

〈親家與山歌〉透過生動、活潑的山歌，表現大地兒女熱忱真摯、積極樂觀的天性，突破前面三部破敗的場景，陰暗的生活內容，頹廢、無奈的人性，迸發鮮明、活潑的生命色彩，在極端險惡的生活背面，透露出一股強大的生命力量¹⁵，這是作者所想傳達出來的意思。此篇作品鍾理和嘗試以山歌融入作品，使作品流露出清新的風格，這也使他在日後的《笠山農場》上再加以發揮。

(二)《笠山農場》

延續〈親家與山歌〉以客家歌謠融入作品，創造出清新的風格，《笠山農場》更進一步的發揮，在《笠山農場》第四章即已有山歌的出現：

笠兒山下草色黃，
阿哥耕田妹伐菅。

¹³ 見《全集3·親家與山歌》，頁81~82。

¹⁴ 見《全集3·親家與山歌》，頁80

¹⁵ 見許素蘭：〈毀滅與新生〉，《台灣文藝》五十四期，66.3，頁54~62。

.....

作者在此以兩句山歌作為引子，引出他對山歌的看法，也帶出第七章工人們互相對唱的熱鬧場面。除此，他還將山歌的調子點明出來：

這是很特別的一種山歌。它與那流行於女人間的拖尾洋巾一樣，是單獨流行於下淡水溪上游以北一帶的山間村落。他們稱它做「上庄調」，是與「下庄調」相對的。¹⁶

「上庄調」指的是「美濃調」¹⁷，「下庄調」是下淡水溪以南的地方，所流行的曲調。而「上庄調」只能在美濃地區聽得到，是當地人最自豪，可以用來區隔其他地區客家山歌的曲調。

在〈親家與山歌〉中，作者曾表達過對山歌的看法，但在《笠山農場》則更進一步說明山歌的優美：

客家人是愛好山歌的，尤其在年輕的男女之間，隨處可以聽見他們那種表現生活、愛情和地方感情的歌謠。他們把清秀的山河、熱烈的愛情、淳樸的生活、真摯的人生，融化而為村歌俚謠，然後以蟬兒一般的勁兒歌唱出來，而成為他們的山水、愛情、生活、人生的一部分。它或纏綿悱惻，或抑揚頓挫，或激昂慷慨，與自然合拍，調諧於山河。流在劉致平血管中的客家人的血，使他和這山歌發生共鳴，一同經驗同樣過程的情緒之流。他愛好這種牧歌式的生活，這種淳樸的野性的美。¹⁸

這是對山歌的讚美。作者透過男主角劉致平的感覺，將自己族群文化咀嚼回味後的自信與欣賞透露出來，筆觸婉轉，辭氣舒緩，文句像詩像畫，亦像輕柔的樂曲¹⁹。由這兩句的山歌作導引，到了第七章時，作者即將大量的山歌寫入作品中，並且以「駁山歌」的方式，以呈現年輕男女的熱情與機智。

首先，是由農場工人貴和的一首山歌，帶動了整個氣氛，作者是這樣描寫的：

**阿妹生來圓叮噹，好比天上圓月亮，
阿哥好比小星子，夜夜相隨到天光。**

「好哇——貴和，有你的！」

立刻，叫好的聲音，震動了山谷。於是一陣富有傳染力的輕快的蠢動，由貴和開頭，像浪潮一樣由這個角落一直滾向那個角落。²⁰

這首山歌的韻腳為「ong」，一、二、四句押韻。由此首山歌為起頭，展開了一場精彩的「駁山歌」，是由工人阿康起頭，歌詞為：

久聞笠山寺有靈，笠山寺裡問觀音：

¹⁶ 見《全集4·笠山農場》，頁31。

¹⁷ 根據謝宜文、吳榮順：《客家山歌》調查，美濃調的曲目，共有九種，分別為：〈大門聲〉、〈新民庄調〉、〈大埔調〉、〈半山謠〉、〈美濃小調〉、〈送郎〉、〈十想挑柴歌〉、〈搖兒歌〉、〈哥去採茶〉。高雄縣立文化中心，1999年8月，頁32。

¹⁸ 見《全集4·笠山農場》，頁31。

¹⁹ 見胡紅波：〈南北二鍾與山歌〉，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研討會論文集，87年11月，頁181。

²⁰ 見《全集4·笠山農場》，頁87。

笠山人人有雙對，何獨阿哥自家眠？²¹

韻腳「音 im」與「眠 in」爲協韻，另一方則由女工素蘭對唱，而雙方的歌詞具有濃濃的挑戰意味，素蘭首先對唱：

雖然笠山寺有靈，無雙何必問觀音；

笠山人人有雙對，須是前生修到今！²²

所押的韻腳亦爲「im」，兩人相互對應。至於素蘭「駁山歌」的功力如何，作者亦在文中點出「素蘭的口才是出名的；她和人駁山歌，總是贏的時候多。」可見素蘭的功力是很強的，因爲駁山歌需要好的機智，才能臨場反應，以下是雙方互相來往的歌詞，並同時比較原稿與全集的不同：

阿康的山歌又唱起來了：

原稿：耕田要耕笠山頭，笠山自古好年收；

阿哥無雙笠山娶，何需阿妹閑發愁！

改爲：笠山無花別處有，笠山無女別處求，

笠山無雙別處娶，何需阿妹閑發愁！

炭窯那邊再駁過來：

原稿：耕田要耕笠山腰，勸你阿哥莫逞驕，

大方阿哥有雙對，驕傲如船水上漂！

改爲：笠山有花紅羞羞，笠山有女看人求；

大方阿哥求一個，小氣阿哥水上流。²³

阿康又在唱了：

原稿：久聞笠山好地方，笠山開田來種薑，

久聞笠山薑甚辣，阿妹騷時好擦薑。

改爲：勸你阿妹莫逞驕（原稿再改：笠山無炭有柴燒，全集改：別人有雙
別人燒），阿哥無雙心不焦，

到時一年娶兩個，比你更美又更騷！²⁴

炭窯那邊又駁過來了！

原稿：久（改：也）聞笠山好農場（改：地方），笠山開園來種薑；

笠山人人規矩好，阿妹雖騷不愛郎。

先改：勸你阿哥莫逞強，來到笠山要大方【再改：要（改：愛）唱山歌須
端莊，開口罵人笑四方——】

笠山人人講（改：有）規矩，阿妹雖騷不愛郎！²⁵

²¹ 見《全集4·笠山農場》，頁87。

²² 見《全集4·笠山農場》，頁88。

²³ 見《全集4·笠山農場》，頁90。

²⁴ 見《全集4·笠山農場》，頁93。

²⁵ 見《全集4·笠山農場》，頁94。

這四首山歌，是兩人互相對唱的內容，歌詞針鋒相對，不分上下，第一首押「u」，第二首押「iu」，第三首押「eu」，第四首押「ong」，四首都是一、二、四句押韻。而在原稿中，可以發現，現今所見的歌詞，是經過作者重新修改的。首先看前兩首，原稿第一首以「笠山要耕笠山頭」為起句，對唱回來的則以「笠山要耕笠山腰」為起句，兩首第一句互相承接，只改了最後一個字，這是駁山歌的原則，再看修改過後的歌詞，第一首以「笠山無花別處有，笠山無女別處求」為前二句，對應的為「笠山有花紅羞羞，笠山有女看人求」兩首內容互相承接，「無」與「有」相對，這亦是駁山歌的要領，前後兩稿比較，後稿內容所表現的張力更強，更有力。

其次看後兩首，原稿的前兩句各只有一個字不同，阿康唱的為「久聞笠山好地方」，而素蘭的歌詞，原為「久聞笠山好農場」，後來作者修改為「也聞笠山好地方」，前者三、四句承接第二句而來，後者第三句造新詞，並在第四句回應前者的第四句，基本上，最早的歌詞，遵守著駁山歌的形式原則，而後修改的則以內容相對，不延續第一句的歌詞，而另創新詞，這可由作者第一次修改與第二次修改中看出，第一次修改的歌詞為「勸你阿妹莫逞驕」，對應者為「勸你阿哥莫逞強」，只更動了「哥」與「強」二字，明顯承接第一句，但第二次修改，則已無承接痕跡，作者改以第四句巧妙的承接了前首的辭意。這時，阿康已對不下去，歌詞也變得較不端莊，相反的，素蘭卻應對得相當巧妙，以「笠山人人規矩好，阿妹雖騷不愛郎」駁倒阿康。

在兩人駁山歌的同時，不會唱山歌的主角，應了梁燕妹的希望，為她念了一首山歌：

園裡種花開滿牆，人愛藍花我愛黃；

人人都說張李好，六月（原稿改：我，全集為：口）吃西瓜只（原稿改：但，全集為：我）想涼。²⁶

作者巧妙地運用傳統客家山歌的諧音雙關法，以「涼梁」諧音，來比喻梁燕妹，內容充滿了挑逗的意味，使得燕妹羞紅了臉。這首的韻腳為「ong」一、二、四句押韻。

在鍾理和的眼中，山歌是開放性、自由性很強的歌唱形式，能和自然山水相結合，富於原始的野性美，在他筆下，山歌成為代表客家勞動群眾心靈生活的全部。因此，全文之所以有第七章這個重點段落，其中又幾乎寫山歌，且引出八首山歌來，也是很自然的了²⁷。

有了第七章這精彩的山歌對唱後，必須到第二十章才有山歌的出現，在最後一章，笠山農場的已改朝換代，人事全非，有著濃濃悲涼的氣氛，作者在此特別再安排山歌的出現，讓阿康的歌聲再度揚起：

忽然一陣悠揚的歌聲，隨風送到他的耳朵。

磨刀河灘水滿堤，笠兒山下草萋萋；

²⁶ 見《全集4·笠山農場》，頁92。

²⁷ 同註19，〈南北二鍾與山歌〉頁190。

農場舊恨無人問，祇有管花滿處飛！²⁸

山歌又起，只不過前一次是笠山農場最興盛的時候，而此時，卻已經換了主人，物是人非了，令人有滿懷的感慨。此首押「i」，一、二、四句押韻。

最後作者更以阿康的兩首山歌悠然結束，沖淡了哀傷的氣氛：

阿康的山歌又在背後唱起來了：

如今農場又換名，磨刀不聽舊時聲；

工人半是初相識，祇解山歌唱太平。

莫向人前舊事提，笠山誰復說咖啡？

山鳥不管人間事，猶向農場深處啼。²⁹

這兩首中，第一首押「ang」，一、二、四句押韻，第二首押「i」，四句皆押韻。

「作品的色調由前面的明亮的朝曦漸變為落霞滿天，旋律節奏也由輕快昂揚轉而緩慢沈重。由於是以歌聲作結，大大地中和了濃重的憂鬱感傷，反而讓人有等待黎明再次揚帆出發的期待。」³⁰的確，山歌在此所起的作用，是再次讓人充滿希望，並且轉移了哀傷的情緒，讓結尾餘韻猶存。這結尾的方式和〈親家與山歌〉相同，都是在敘述完悲慘的事情後，再以山歌作結，給人有重新找回光明的動力。

本篇的十二首山歌式逐次增強音量，加深顏色，作為鋪展故事、勾勒人物、烘托場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全文共二十一章，以第七章為重點，一共引用了八首山歌，在此做了密集處理。到了最後一章，則以阿康獨唱的三首山歌結束了故事，每一首山歌都有適當位置，各自發揮了效應³¹。

此外，十二首山歌，除了貴和唱的與劉致平所念的兩首，是改編的之外，其餘的皆為作者自創，可見鍾理和對於山歌是瞭解很深的。在鍾理和的作品中，還有〈初戀〉一篇也運用到山歌，值得討論。

(三)〈初戀〉

〈初戀〉是鍾理和後期的作品，為短篇小說，可惜的是原稿遺失，無法比較其中的不同，僅能從《全集》來討論。此篇所運用的山歌有二首，比起前兩篇少了許多，但這兩首歌，卻成為此篇的關鍵。

阿琪沈靜的仰望天上的明月，然後那聽慣的、深沈的歌聲自他喉嚨裡悠然滑出。

十七十八正當時，百花爭早不爭遲，

竹筍出尾節節老，今不風流等幾時。³²

阿琪正處於愛情中，所以唱的自然是與愛情相關的，不過他的性格較溫靜，

²⁸ 見《全集4·笠山農場》，頁278。

²⁹ 見《全集4·笠山農場》，頁284—285。

³⁰ 同註19，〈南北二鍾與山歌〉頁190。

³¹ 同註19，〈南北二鍾與山歌〉頁182。

³² 見《全集1·初戀》，頁22。

歌詞也就較含蓄，所押的韻爲「i」，一、二、四句押韻。另一個人長發，則是個性開放，唱出來的歌自然較爲大膽：

於是他又抓起胡琴自拉自唱起來。他的聲音沙啞，像有了裂縫的破銅鑼；歌詞卻毫無掩飾的道出了內心的真情。

阿妹有心哥有心，鐵尺磨成繡花針，
妹是針來哥是線，針行三步線來尋。³³

此首押的韻爲「im」，一、二、四句押韻。

在鍾理和所收錄的山歌中，有這兩首山歌的原貌：

十七十八正當時，百花開早唔開遲；竹筍出尾節節老，今唔連郎等幾時。

阿哥有心妹有心，鐵尺磨成繡花針；哥係針來妹係線，針行三步線來尋。

比較兩者，除了歌詞上有所更動外，文字有做過修飾，如原歌詞中「唔」是客家話，改爲「不」，第二首的「係」改爲「是」，即是經過修飾的，將客語文字改成中文，讓非客家語系的讀者能夠更瞭解文意。

兩個不同的性格，唱出兩種不同風味的山歌，一是溫柔含蓄，用的是陰聲韻，一是大膽奔放，用的則是陽聲韻，但同樣都是訴諸愛情。只不過這兩首情歌並沒有唱給愛人聽，只是三個男子聚會時，因景生情而唱出的。故事發展是以落寞的悲傷取代柔美的單戀幻夢，主角對春妹的愛意，只能藏在心裡，卻無法親口對她說出，筆調隨著情節起伏，先柔後剛，而這兩首山歌則起了關鍵作用，它們隱喻著故事將只能成爲悲傷的回憶，而無法有完美的結局。

山歌在此篇所起情韻效果與前兩篇不同，前兩篇山歌帶給人們希望，是清明爽朗的，使全文自然地散發出一種特有的溫煦明亮的風格³⁴，即使在〈親家與山歌〉中，故事背景較爲困苦，但山歌亦帶來了光明與希望，而此篇，山歌所呈現的效果卻是有濃濃的落寞之感。作者以這種方式來運用山歌，使得山歌呈現著兩種不同的韻味，希望與幻滅，快樂與悲傷，但卻也使人有無限的想向與回味。

綜合鍾理和所運用的十七首山歌可發現，除三首只引出一、二句，看不出韻腳外，其餘十四首中，有七首的韻屬於陽聲韻，有七首的韻是屬於陰聲韻，一般說來，較爲洪亮的韻母，如ㄞ韻、ㄤ韻與ㄉ韻通常用於表現雄壯、豪放、明朗、慷慨激昂的感情；比較細微的韻母，如一韻、又韻、ㄠ韻等通常用來表現柔和、悲痛、哀怨的感情。鍾理和根據不同的交際情境和目的來選用不同的韻母，就有助於構成雄壯、豪放或柔婉、纖細的語言風格³⁵。

四、童謠的活潑

童謠，是豐富的民族文化遺產。客家童謠是客屬同胞心血的結晶，在沒有正是學校設立以前的窮鄉僻壤，它曾經是兒童口傳教育的工具，也曾經滋潤過無數

³³ 見《全集1·初戀》，頁25。

³⁴ 同註19，〈南北二鍾與山歌〉頁190。

³⁵ 見黎運漢，張維耿編著《現代漢語修辭學》，書林1994.2二刷，頁204。

客家同胞的童年生活。童謠的內容千變萬化，大概可以區分為敘事類、逗趣類和遊戲類，童謠的句法以三言、五言、七言為主³⁶。也由於童謠具有趣味性，鍾理和在《笠山農場》、〈假黎婆〉、〈雨〉三篇中，運用了童謠，以增添情節的活潑性。

首先是《笠山農場》，在這部作品的第五章與第八章，作者為饒新華創作了一首童謠，內容為：

饒新華；嘴沒牙，桌上吃，地下爬；爬到東，爬到西，爬去摟禿尾；禿尾跪落地，急得饒新華直放氣！³⁷

這是作者自創的，以三言、五言和八言組成，前四句押「Y」韻，後四句押「一」韻，內容是關於饒新華的趣事，饒新華在笠山農場中，是一位傳奇人物，他的事蹟全村人都知道，而這首童謠就是村人為他所寫，並且流行於下淡水溪上游一帶，作者以童謠帶出饒新華滑稽天真的個性，是具有趣味性的。

其次是〈假黎婆〉，此篇運用客家童謠「月光光」：

她不能給我們講說「牛郎織女」的故事，也不會教我們唸「月光光，好種薑」，但她卻能夠用別的東西來補償，而這別種東西是那樣的優美而珍貴，尋常不會得到的。³⁸

「月光光」是流傳很廣的客家童謠，作者只寫了兩句，並不能知道他用的是哪一個版本的「月光光」，在《全集6》裡，即記錄了兩首句法相類似，內容不同的「月光光」，但這並不妨礙作者要表達的意思，「牛郎織女」是很普遍的神話故事，而「月光光」同樣為普遍的童謠，作者的奶奶是假黎婆，不會這些流行的童謠，也就因為如此，她教給小孩們的東西才顯得特別，與眾不同，也因此而讓作者懷念不已，這是作者藉由童謠所要表達的。

最後是〈雨〉，此童謠為：

農夫們手舞足蹈，歡喜若狂。小孩在街上來回奔跑著，一邊唱……

「大大風，釣蝦公；大大雨，釣蝦米。」³⁹

這首是鍾理和採集的童謠。蝦公指的是蝦子，「公」為後加成分，無義。這首童謠出現在作品的最後，人們終於盼到老天下雨，農民們歡喜若狂，而這快樂的氣氛則由一群孩子唱出，代表一切又是充滿希望的。

除了這首童謠外，在〈雨〉的原稿中尚有兩首，茲摘錄如下：

有幾個小孩在榕樹下戲玩著，很快的發現了他，都走到板子舖前來，衝著他音聲唸：

進德伯，
別瞪眼，
一碗酒，
三角錢。

³⁶ 見馮輝岳《客家童謠大家唸》，台北・武陵，1994.3 再版二刷，頁 17—36。

³⁷ 見《全集4・笠山農場》，頁 52、119。

³⁸ 見《全集1・假黎婆》，頁 2。

³⁹ 見《全集1・雨》，頁 288。

他們一齊唸，有些閉著眼，搖頭擺尾，有的二隻腳向兩邊來回踏著。唸完這個，又念別個。

庚叔打酒，

德伯喝酒，

庚嬸炒田螺給德伯下酒。

這兩首童謠是鍾理和自己創作的，雖然有押韻，但是念起來不像「大大風，釣蝦公」順口，比較像出自於文人之手，因此，鍾理和在修改〈雨〉時將之刪除，並刪除其他相關的段落。在原稿中，主角黃進德對這兩首童謠覺得很好玩，覺得創作這兩首童謠的小孩很聰明，因此邀他們到他家採芒果。這兩首童謠點出了黃進德的嗜好，即很愛喝酒，以童謠的方式表現黃進德的個性，是很生動傳神的。

五、結論

由以上諺語、山歌、童謠的討論可知，鍾理和運用民間文學的範圍是很廣的，尤其是客家的諺謠，他致力於將客語寫入作品中，因此他也講究這些材料的用字，並且自己創作，如《笠山農場》的山歌，幾乎都是他所創作的，童謠也是如此。諺謠能以最少的字，表達完整的意思，對於講求文字精鍊的鍾理和來說，是最好不過的表現方式，而經過他的修飾後，除了文字優美外，客家韻味也洋溢在這些作品中。由他所收錄的諺謠資料中可發現，他以音近的文字記錄了這些諺謠，其中很多都是現在客語中通用的文字，因此他並不是不知道客家話的寫法，而是運用在作品中時，為求文字通順，而有所更改，除了諺謠外，在客語詞彙的使用上亦是如此，這是他一直想要追求，能運用客家詞彙，亦能讓非客家人所接受的目標。

鍾理和有心將客語與北京話融合，使作品有台灣文學的特質，但又不至於使非客系的其他族群產生隔閡，因為文學語言雖然具有一種創造性，但是也必須遵循一般通行的語言法則，即重視語言的全民性和民族性。如果完全無視這種法則，使語言徹底「陌生化」，則無法與讀者交際⁴⁰。重視全民性，所以他以台灣通行的國語為主要敘述語言，但又要兼顧民族性，因此，他採取在作品中加入客家詞彙，這也就是他一直主張以「文學中的方言」來表現台灣文學的特色。鍾理和所使用的客家詞彙，都是以通行的國語寫成，但並不減客語的特色，客籍讀者有親切感，非客籍讀者也能接受，這是他不斷的在用字上力求簡易的結果。而關於用字方面，鍾肇政先生也會提出意見：「我想，方言我們應該多研究嘗試的，我一向的意見是擷取閩、粵通用的方言，而且能用漢字表達出來，而為一般外省人能夠望文生義的，加以運用。」客語用漢字表達，雖然無奈，但這也是目前比較可行的方法。

⁴⁰ 見傅騰霄：《小說技巧》，洪葉出版，1996.4，頁261。

六、參考書目

何石松：〈客家諺語的淵源與分類〉，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學報，第八期，89年7月。

胡紅波：〈南北二鍾與山歌〉，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研討會論文集，1998年11月。

許素蘭：〈毀滅與新生〉，《台灣文藝》五十四期，1977年3月。

張美薰：〈客家歌諺的修辭〉，《傳習》第九期，1991年7月。

馮輝岳《客家童謠大家唸》，台北·武陵，1994年3月再版二刷。

傅騰霄：《小說技巧》，洪葉出版，1996年4月。

黎運漢，張維耿編著：《現代漢語修辭學》，書林，1994年2月二刷。

謝宜文、吳榮順：《客家山歌》，高雄縣立文化中心，1999年8月。

鍾鐵民編：《鍾理和全集》，共六冊，財團法人鍾理和文教基金會，1997年10月。

鍾榮富，〈談客家諺語的語言〉，客家文化研究通訊，第二期，1999年6月。

七、附錄：注音第一式與客語拼音對照表

(一) 聲母

注音第一式	ㄅ	ㄉ	ㄇ	ㄈ	ㄩ	ㄉ	ㄔ	ㄎ	ㄋ	ㄍ
客語拼音	p	p	m	f	v	d	t	n	l	g

ㄅ	ㄏ	ㄤ	㄄	ㄒ	ㄝ	ㄕ	ㄔ	ㄦ
k	h	j	q	x	ng	z	c	s

(二) 韻母

注音第一式	ㄩ	ㄧ	ㄚ	ㄛ	ㄜ	ㄞ	ㄨ	ㄧㄞ	ㄞㄨ	ㄧㄞㄨ
客語拼音	ii	i	a	o	e	u	ie	eu	ieu	

ㄧㄚ	ㄨㄚ	ㄞ	ㄨㄞ	ㄾ	ㄧㄿ	ㄧㄛ	ㄛㄧ	ㄧㄛㄧ	ㄧㄨ
ia	ua	ai	uai	au	iau	io	oi	ioi	iu

ㄨㄧ	ㄨㄞ	(ㄩ)ㄇ	ㄧㄇ	ㄢㄇ	ㄧㄢㄇ	ㄚㄇ	ㄧㄚㄇ	(ㄩ)ㄙ	ㄧㄣ
ui	ue	iim	im	em	iem	am	iam	iin	in

ㄦㄣ	ㄧㄢ	ㄨㄦㄣ	ㄢ	ㄨㄢ	ㄛㄣ	ㄧㄛㄣ	ㄨㄣ	ㄧㄨㄣ	ㄤ
en	ien	uen	an	uan	on	ion	un	iun	ang

ㄤ	ㄨㄤ	ㄛㄥ	ㄩㄥ	ㄨㄥ	ㄩㄥ	(上)ㄩ	ㄩ	ㄜㄩ	ㄢㄩ
iang	uang	ong	iong	ung	iung	iib	ib	eb	ieb

ㄚㄩ	ㄚㄩ	(上)ㄩ	ㄩ	ㄢㄩ	ㄢㄩ	ㄨㄢㄩ	ㄚㄩ	ㄨㄚㄩ	ㄛㄩ
ab	iab	iid	id	ed	ied	ued	ad	uad	od

ㄛㄩ	ㄨㄩ	ㄨㄩ	ㄚㄍ	ㄚㄍ	ㄨㄚㄍ	ㄛㄍ	ㄛㄍ	ㄨㄍ	ㄨㄍ
iod	ud	iud	ag	iag	uag	og	iog	ug	iug

(三) 成音節輔音

注音第二式	ㄇ	ㄩ	ㄉ
漢語拼音	m	n	ng

(四) 聲調

聲調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陰入	陽入
四縣	á	a	à	a	<u>ad</u>	ad

註：聲調直接標在主要元音上。